

亥23

62241

徐氏十三種醫書

中華圖書館印行

亥23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徐箬

氏四

種禔

道德經註

陰符經註

樂府傳聲

泗溪道情

民國三年上海中
學圖書館印行



道德經非談道德之書也。昔老聃氏去周出關，關令尹喜迎而謂之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夫著書而曰「強喜」，真知道德之意者乎？夫道固不可以書明，而非書又無以存道。強之云者，明書之不足以言道也。於是老聃氏曰：「吁！道可道，非常道；反覆其義，成五千言。」夫以五千言言道，則道仍可道也。乃矢曰「不可道者，非常道」，則五千言皆非常道也。非常道而仍有五千言，此乃不得已而有言，不可以五千言爲「卽道」也。故曰「強也」。然則書之所言皆非道乎？是又不然。非道則不必著書，夫書固不足以言道，而道又未嘗不在書。知書之爲強而著，則知書之所名皆強，而名從其強而求其所以必出於強，因以得其非強者則不可道者。因可道者而見五千言又皆道也。故強而仍著書也。後之學者能知此意，則道德經可曉然矣。知此意則并無道德經而亦曉然矣。道可道，非常道，此五千言之宗旨也。卽五千言之義疏也。若古今之註道德經者，存者不下數十家，皆道道也。夫道道之不足以知道也明矣。何也？老聃氏又曰：「強名之曰道，是道之名并非道之本名也。」而奈何且道道也？乾隆二十五年歲在上章，孰徐如月中澣，洞溪徐大椿序。

凡例

一此書古註不下數百家人立一說非汗漫支離卽疎略淺陋更有鄙俚荒謬并文理亦不通者蓋其
人本不足以知道強而求解宜其如此也王弼之註爲最著詞亦膚近無發明至所云河上公之註真
所謂文理不通者也其爲僞託無疑而猶流傳至今真不可解餘所見亦不下數十家非無偶得絕不
精純余惟熟讀經文深參至道不襲羣言直疏經義其或說有與前人同者此乃一心暗契並非勦襲
也

一史記祇云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是時止有上下篇而無分章之目後世有分五
十五六十四六十八七十二八十一之殊并有每章各立名目如首章名體道二章名養身之類皆後
人之所擬俱無足取而唐元宗又分上篇爲道經下篇爲德經亦未爲的論今止分上下二篇爲八十
一章以存段落指歸而已

一篇中字句或多或少或同或異每本各殊若俱載錄文煩淆雜仍無所適從今從諸本校對取其明
白確當詞義通達者從之俱不盡錄

一一字訓詁本有數義必視其上下文脈絡方可定此字當訓何義乃能通貫否則全文俱晦如第五

十九章治人事天莫如嗇乃儉嗇之嗇王弼訓爲稼穡之嗇則下文費解矣此本字義俱考古字書諸解擇其與本文最切確者爲訓故能上下連屬

一老氏之學與六經旨趣各有不同蓋六經爲中古以後文物極盛之書老氏所云養生修德治國用兵之法皆本於上古聖人相傳之精意故其教與黃帝並稱其用甚簡其效甚速漢時循吏師其一二已稱極治後人訾議不一所謂下士聞道而大笑者也學者熟讀深思其于修己治人之道豈云小補

道德經

上經

吳江徐大椿靈胎氏注 曾孫 欽芝翹校

道可道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常者本然之謂道本無名指為道者非道之本名所謂強名之曰道非道體常然之稱也

名可名非常名

此指有形之物言凡物之成形者即有名乃人之強加以

名非物有本然之名也如天地日月之類豈必一定當名為天地日月乎夫有形之物其名尚強強加濕無形之道而加以道之名豈道之本體乎此二句乃全經之大旨見道之不可以言語形容而人當以意

會無名天地之始

天地未生之前混沌穆穆無一物之可見則無一物之可名故為天地之始即所以生天地之道也

有名萬物之母

天地既分而後名由此立而萬物遂以參

而生萬物生於有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觀體道者觀之也無無名之始也妙玄微之祕也道未見端之時虛空洞徹而又無所不包觀之乃見其神妙無方也

常有

欲以觀其竅

有有名之始也竅發洩之處也物始受氣發動成形而又無所不足觀之乃見其靈機迅發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兩謂無與有也異名謂一名為無一名為有也

同出謂有固出於無而無亦有所從出蓋既名曰無則已可道可名而非

同謂之玄

玄淵微難象之名能生有無而難名者

也玄之又玄

生有無之上更有不可思議者并不得以玄名之故曰又玄

衆妙之門

妙兼竅而言即有無之妙道也門謂有無所出入之處不可言有亦不可言無此乃所謂常道萬變

萬化皆從此出而無窮盡矣

天下皆知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知有美與善必有不美不善者相形而故有無相見皆非至治之世也下文乃申明其說

道德經

上經

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

生有有而後有難而後長短相形有長而後高下相傾有高而後音聲相和凡響皆謂之聲

音有聲而有聲而前後相隨有前而後有後此乃所謂知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惟聖人知之故雖有事而行不

言之教雖有教而不以言萬物作焉而不辭作興起而從乎聖也生而不有生養之而不爲而不恃未嘗

爲而不自爲萬物圖成而功成而弗居不自居其功夫惟弗居是以不去言聖人雖不有其功然其功實出於

不尚賢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爭之所由起以上之有所尚也尚賢則民皆逞其賢智而忌刻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

爲盜難得之貨不貴雖盜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欲之生以物之有可愛者故心爲之動而亂其清

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去其嗜好弱其志強其骨除其剛暴嘗使民無知無欲惟其無知使夫知者不

敢爲也民之中雖有知者既無可欲以動於外而又爲無爲則無不治能有爲者且不敢爲則無知之愚

道沖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道體沖虛就其虛而欲用之或似不挫其銳磨礱解其紛解釋和

其光萬物之光華同其塵染萬物之塵垢湛兮似若存雖和同於物然其體仍然虛明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帝天

空萬物之所由生也然天之主宰亦不能違乎道則道能生帝而爲帝之先矣帝且先之安更有子之者乎是道真爲萬物之宗矣

天地不仁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芻狗用以祭祭畢則棄之天地生萬物過時而斃焉與芻狗無異絕無留戀之意故曰不仁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聖人養萬

民化成而忘焉絕無留滯之心故亦以百姓為芻狗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囊之無底曰橐籥樂器笙簫之類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靜則常空而不斂動則聲

出而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道微妙難言言則愈多而愈晦默會於中心則道反湛然而可見也

谷神不死第六

谷神不死

谷虛空也其所以宰此虛空者則有神存焉谷本無形質則谷之神堂有死時乎

是謂玄牝

此乃玄妙之竅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牝已屬空虛

然文有生此空虛者此之謂門天地亦由此出焉是乃天地根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不已雖無所見而若有存焉用之則動而愈出又自然無息不見其勞此道之本體也

天長地久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天地無自私自利之心自長自養之道惟知覆育萬物使萬物生息於其間而不絕則天地自

長存不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以其身為後而天下必推戴之以其身為外而天下必保護之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

其私後身外身無私也身先身存則身獲其利是反成其私矣然聖人實非欲成其私而故後其身外其身也此蓋理勢之自然物情之必至感應之道固如此惟聖人為能操其要耳

上善若水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所惡故幾於道

上善至善之人也利萬物謂權既萬物不爭謂不取資於物處眾人所惡謂舍高而就下也此乃近

道之事故 居善地 居身欲如心善淵 存心欲如與善仁 與人莫善 言善信 立言莫善 政善治 為政莫善 曰幾於道 居善地 地之安定 心善淵 淵之深靜 與善仁 於仁厚 言善信 於信實 政善治 於有條理事

善能 行事莫善 動善時 舉動莫善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上文所云皆所以利萬物而不 與萬物爭者也 尚安所召尤哉

持而盈之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盈者必覆知其覆而強持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銳者必挫知其挫而仍揣 金玉滿堂

莫之能守 金玉而至於滿堂富之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凡富貴之人不知處盈之道而以之驕人則其功 至也誰能長守者乎 富貴必不能保而反以致禍其咎乃自遺之也

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智者知之其功名既成之後如器之已盈物之已銳而時將覆挫也 則奉身而退以保全其功名此乃天道之自然當奉行而弗違者也

載營魄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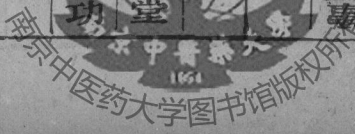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營魄也內經肝主血而藏魂故即指營為魂即神氣也魄體精也魂魄本 二物而易離人身載此二者而欲守至一之道果能使之永不相離乎 專氣致

柔能如嬰兒乎 專一其氣而無雜念之紛柔順其性而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隳除瑕垢而觀覽玄妙豈能 無剛愎之志惟嬰兒為然人能如之乎 使神志廓然而絕無瑕疵乎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欲加惠於民而治其國果能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事有張弛成敗如天門之有 端拱無為而使民自化乎 開必有闔能長開而不閉乎 明白

四達能無知乎 聰明周密能守拙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 生畜萬物而為而不恃 謂不為 而全不露其智乎 不以為己有 長而不宰 謂不為 之生

是謂玄德 能如此則有德而不顯其德 乃德之玄妙而近乎道者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輻輪之股轂輻所湊車輪之容軸者也無謂轂中空處惟其空乃能容軸而車得以行則車之用反全在此否則輻雖多而車終不能運行也

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埴土之細膩者埴和土也言陶者和土以爲器必虛其中乃能盛物而得器之用也

用戶牖爲室之空處鑿之乃可出入通明以爲居也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車器室之實處皆人之所藉賴此之謂利而非虛處則雖有其物而無以用之是所以致用者

反在於無也

五色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

色亂則目眩不能辨正色

五音令人耳聾

音亂則耳聾不能辨正聲

五味令人口爽

味亂則口失不能辨正味

馳騁田獵令人發狂

荒於游畋則流蕩忘反而心失其正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禮犯義而行入於邪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目外非上文目盲之目腹內之道德也言聖人因外物之害於身故不以外樂爲務而惟內之道德是修彼目也此腹也

寵辱第十三

寵辱若驚

人之情喜寵而惡辱然寵辱之至互相倚伏得之皆當若驚

貴大患若身

人莫不貴其身而惡大患然大患當貴之與其身等

何謂寵辱寵爲上辱爲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寵辱皆非吾本性所固有得失俱當若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

吾有何患

有身而後有患則患之來原從身而有是患正所以成其身也故身可貴則患亦當貴

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

乃可以託於天下

聖人知其然也於是後其身而先夫民貴則不貴其身而貴天下則天下亦貴之而可寄於天下之上愛則不愛其身而愛天下則天下皆愛之而可託於天下之內矣此則

寵辱大患皆不能變動其心
兩超乎寵辱患害之外者也

視之不見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夷平也希少也微隱也此皆借其字以形容道之無迹皆強名之也此三者不可移

詰故混而為一

三者皆彷彿疑似而名之耳豈可分別而詰其實哉其實則一而已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其在上則不覺其明其在下亦不覺其暗

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衆多也皆不可得而指名仍歸於無物之體而已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為惚恍

似有狀而實無狀似有象而實無象惚恍無定

難擬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迎之處其前也隨之處其後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道既不可見惟有執古人已往之陳迹以治今日之天下

哉名

古之善為士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微者不可見妙者不可測玄者不可窮通者不可執兼此四者人安能窺而識之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貌強形

豫兮若冬涉川

豫由豫也冬日畏寒故臨涉而由豫也

猶兮若畏四鄰

猶夷猶也如四隣窺伺之而不敢有所為

儼兮其若客

莊嚴如居客位

兮若冰之將釋

儼然舒散若春冰之將解

敦兮其若樸

敦厚若未雕琢之物

曠兮其若谷

空曠如谷之虛而能容

渾兮其若濁

渾然如濁水之濁

獨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渾然甚濁而靜以待之則徐徐自清而分別不爽寂然甚安而保此久以持之則徐徐自生而變動不窮非善士其孰能如此者乎

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以上皆善為士之道能保此道者惟其每事不欲盈滿所以常
并其新者不可保若常守其敝則千載如一日反無見其敝而無新成之事蓋事有新必有敝務為新者不久必敝
變易之虞此所謂微妙元通而人不可識之道也

致虛極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致即致知之致窮致虛無根極之理而守靜謹篤固之道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萬物皆紛紜變動吾則靜以觀其來復之時

夫物芸芸各

歸其根

芸芸言作者之多也歸根曰靜靜對動

靜曰復命

復於性命之地復命曰常

復還於性命乃

知常曰明

能知如是之能常久而復之則為明哲之士矣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常而亦與萬物同作則逐物而離乎根故凶

知常容

知常則靜虛而能容物

容乃公

能容則無偏私而公

正公乃王

公乃與王者同其量

王乃天

王者與天同其大

天乃道

天不違乎道如天則與道同其體

道乃久

久則常存不息

沒身不殆

道無止息與道同體則終

其身豈有危殆乎

太上第十七

太上不知有之

太上上等之治也浩浩蕩蕩順帝之則僅知其人而已不知帝力於我何有也

其次親之譽之

親愛而稱譽之則已見德於民而不能相忘於神化故為其次

其次畏之

惟知畏其法令之威而不能服其心也

其次侮之

侮之則并法令之不行而民遂無所忌憚矣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凡此皆自上之人操之如人之不信

我必我之信先不

猶兮其貴言

至人知信之不在乎言也故夷猶靜默而矜貴其言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絕無言論之迹而功無不成事無不

遂百姓羣然共視相忘於熙熙浩浩之天而已

大道廢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無名仁義有迹由是而渾然之道漓矣

智慧出有大偽

開混樸而為智慧則漸流於巧詐而大偽生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

親屬和睦則孝慈無所見惟有不孝不慈者而孝慈始得顯焉

國家昏亂有忠臣

順治之世君臣輯睦忠無所見惟遇暴君暗主而後節義之士出焉凡此皆相因而成相形而見世愈趨而愈下者也

絕聖棄智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聖通也智明也天下無聖智之人則愚鈍者不為所欺而人人皆得其利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無仁義之名則人皆各任其天真而人人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趨巧而務利則相競而為盜賊絕棄之則亦何所為而為盜賊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聖智仁義利三者皆後

世尚文之事聖人以為此不足以治天下故其令別有所屬意如下文所云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慾

尚質素而守敦樸去其私念絕其嗜欲如此則天下自無事而長太平矣

絕學無憂第二十

絕學無憂

人之憂慮皆從學而生學則明乎是非善惡而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唯與阿不能已於憂矣若一無所學憂何自而生哉

過詞語順逆之間善與惡不過幾微異同之際亦何必過為分別以自擾其心乎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

異乎人而不畏如不畏則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我獨泊兮其未央若嬰兒之未孩

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我

獨若遺

衆人皆有所餘我獨若有所遺失

我愚人之心也哉

其心真若下愚之人

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池池與池不開之貌澹兮其若海之動蕩寥廓 鵬兮似無所止颶高風也如高風無止宿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以所爲也我獨頑愚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言我所以獨異於人者何哉凡以求養於道故不以外物爲務也母即有名萬物之母所以生萬物者也

孔德之容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德盛德也言盛德者之容貌惟道體之是從蓋德盛則近乎道故其容亦似道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恍惚無定之貌 惚兮恍兮其

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竊深遠也冥昏暗也言雖無而實有非真無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言其精又非虛假乃

可據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道之形不可見而道之名則常存若果無其實何以能常有其名哉 以聞衆甫甫美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

此道惟常存故閱歷衆美而道不弊不然吾何以知衆美之久而不已哉蓋以道體本如是故知之耳

曲則全第二十二

曲則全能曲而後能全 枉則直能枉而後能直 窪則盈能窪而後能盈 弊則新能弊而後能新 少則得多則惑此又一義少則轉而是以易守多則亂而生疑 是以

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少之至也愈少則愈精而天下所不能外故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其智愈周 不自是故彰其德愈顯 不自伐故有功其功

著愈不自矜故長其德愈久 夫惟不爭不爭即上文四者之事 故天下莫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不爭即能曲也莫與

爭則全矣舉曲則以誠全而歸之能如此真能全得其益而毫無所損也

希言自然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少言而可以盡天下之道者莫若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有聲之大風也驟風驟雨乃天地不自然之氣故不能久孰為此者歟

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從事謂學道也所學者道則同於道失道而後

道德為道之次所學者德則亦同於道德德之下皆為失所學者失則無往而不失矣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

樂得之言我有以樂乎彼則彼亦若有樂於我而相合焉故信不足有不信必我之信先不足而後人之不信隨之此則同於不信不信亦樂得之也若自然之道則無德失信偽之

紛而自長
久不弊矣

歧者不立第二十四

歧者不立歧翹足也歧則不可以立跨者不行跨兩股開也跨則不可以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四句

與二十二其在此道也曰餘食贅行之贅皆無用之物也以道觀之猶食之餘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指之八皆萬物之

章正相反
所惡有道者豈肯如此而見惡於物乎言物則人在其中矣

有物混成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混成不鑿而自成體先天地生其生在天地之先寂兮寥兮寂安靜也寥空虛也獨立而不改久而不易此言其體周行而不殆健而不窮

此言其用可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皆從此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無名天地之始道在天地之先豈得有名然無名則難以指稱故始字之

曰道道又不足以盡其形容故又強名之曰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大又不足以盡之又名曰逝逝道曰大皆非道之本名乃不得已而強加之者也

之又名曰遠遠者無不至也然有往必有復故又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

反反者紘紘各歸其根也薄漏而循環道體盡矣焉人法地人即地法天天法道地載人天包地道統天

重為輕根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重能主靜為躁君靜能主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以重為輕根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雖當榮觀

子獨不以經心以靜為躁君也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何可以萬乘之主而輕輕則失根躁則失君輕則中無所守而根失矣

躁則事無所主而君失矣

善行無轍迹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車之所過則有轍迹之可見若善行者事過不知無轍迹之可見也善言無瑕譴玉之不純者有瑕疵可指譴若善言者口無擇言如美玉之無瑕譴也善計不

用籌策籌策必用思議而得若善計者誠在自然不費籌策而無不中也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有關鍵則可開有繩結則可解

二者俱無則何從而開解乎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救人物而仍有棄置之人物則有救有不救非真能救者也必無棄人無

棄物乃為是謂襲明襲重也救人救物已可謂之明矣至於無棄善救者耳人無棄物則明之至而不止一明可稱矣故善人不善人之師善人乃不善人所當取法故曰師

不善人之資不善人乃善人所當鑒戒故曰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師固當貴資亦宜愛荷自以為智而無取人之益則其智有限而終不免

於惑若聖人而有棄人棄物則亦不愛其資而入於迷矣何以謂之襲明哉是謂要妙能於不善之中而得身心之助此至要妙之道而非常人思議之所及也

